

曲

生

门

R

01

回
memory
忆

A

蔡骏

主编

S

H

O



M

C

N

作家出版社

岸 生 门

01

蔡骏 | 主 编

回 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生门·回忆/蔡骏主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063 - 8745 - 3

I. ①罗… II. ①蔡… III. ①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8499 号

罗生门·回忆

主 编: 蔡 骏

统筹、责任编辑: 汉 睿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部分图片摄影: 崔 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8745 - 3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主 编 导 读

蔡
骏
/
文

20岁时，我常路过一家书店，往往进去就是两个钟头，许多书是站在书架前看完的。有本黑封面精装本的《罗生门》，因为黑泽明的同名电影，让我掏钱买了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芥川龙之介。

开篇小说叫《罗生门》，大意是平安时代，有个落魄的家臣武士，在京都的罗生门避雨——罗生门实为“罗城门”，就是中国古代的罗城，亦即外城。罗生门的城楼上，堆满无主的尸体，竟有个老妇人在拔死人头发，不过是为了做假发。武士虽对她分外厌恶，最终却剥去老妇人的衣服，大概是拿去换钱糊口了。这部写于1915年的作品，比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早了三年（1923年鲁迅亲自翻译过此文）。

第二篇小说，便是《地狱变》，想不到十多年后，我居然也写了一部同名的长篇。

再往后，才是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的原著《莽丛中》。

读毕，我沉默不语。

那年春天开始，我发奋写起中短篇小说，一年内几乎写了二十篇……那时光，我尚不知“悬疑”为何物，也没有流行起“灵魂附体”之类语句，更不晓得之后自己的命运，竟会有如此难以预料的变化。

至今，这本书依然在我身后的书架上，或许在后半夜无人的书房，黑魆魆地发出某种亮光。

以上是我的回忆，也是这本书的主题，在我们的罗生门。

再写罗生门式的故事，不仅是我，许多作家都有这样的夙愿。然而，每个人都是一支锋利的笔，却又生长在不同的土壤与温度中，如何能栽培在同一片罗生门的森林之中？这不是游戏，甚至不仅是致敬，而是创造，还要接二连三地创造，写出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土地、不同的时光，不是罗生门，又胜似罗生门，这真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2013年的夏天，几乎全中国的网友都在关注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某桩投毒案时，我却被同时代的另一桩更为惨烈诡异的尘封旧案所吸引。我想起一部电影，大卫·芬奇导演的《十二宫》（Zodiac），主人公误入疑似凶手的家时，这段没有任何惊悚画面的情节，短短的一两分钟，却让我产生窒息般的感觉。

如果，当你也面对这样一个人——当他（她）与你面对着面，在回忆的迷宫与花园里，向你道出“真相”，然而时隔多年，真相又是什么？

于是，就有了《蝙蝠的回忆》。

独自一人的回忆还不够，在罗生门的世界里，每个人看到的也许都是真相，又也许都是虚幻。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眼、更多的笔，拼图般地，创造这个永无尽头的故事……

然后，就有了这本名为《罗生门》的主题书。

为了这本书的问世，为了那个遥远的夙愿，我已前前后后筹备了三年。感谢此时此刻，你静悄悄地翻开这本书，看到我，看到我的朋友们为你讲述的这些故事和记忆……

尤其感谢金字澄老师的《在愉快与期待中》，细致入精髓，又不动声色，仿佛再次打开《繁花》的感觉。还要感谢我的作品《谋杀似水年华》改编同名电影的导演陈果，在影片即将公映的繁忙之余，同我在这本《罗生门》中对话，讨论文学、电影与年华。

黑泽明纵伟大，但比之芥川龙之介，亦是繁花枝头的一只蜜蜂。同理，比之小说，比之电影，每个人都活在一道巨大的罗生门中，地球上七十亿个人，就有七十亿个平方的罗生门。我们无权窥透这个秘密，只能小心翼翼地撩起帷幔一角，也算是泄露了天机。

如果，你还喜欢这本主题书，必定会看到下一本《罗生门》。

不见，不散。

2014年2月19日初稿

2015年12月23日二稿

RASHOMON memory

罗生门·回忆

主编导读

蔡骏

人间世

001-015

在愉快与期待中

金字澄 x 002

时间篡改的记忆

张怡微 x 012

看见

017-027

罗生门

029-201

蝙蝠的回忆

蔡骏 x 030

秋杀

李西闽 x 124

罪恶的蝙蝠

秦明 x 141

泥娃娃

周浩晖 x 174

白昼 之光

203-213

谈异录

215-245

用情怀去做一部好电影

张阅 x 216

悬疑的，文艺的，终归都是社会的

张阅 x 226

主题赏

247-273

爱你

哥舒意 x 248

国外 鉴赏

275-281

寿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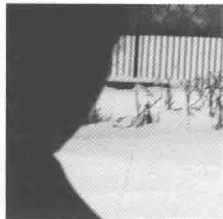
村上龙 x 276

深夜 食堂

283-287

一枚糖果等 x 284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在愉快与期待中
金宇澄 / 文

时间篡改的记忆
张怡微 / 文

在 愉 快 与 期 待 中

金宇澄 / 文

某人打算自杀，却恐惧如何去死，最后，他加入了“愉快死亡俱乐部”，被安排在一处鸟语花香、风景优美的疗养院，好吃好喝供着。刚到的每一夜，他都十分紧张，担心后半夜有人进来搞死他，结果夜夜平安，什么可怕事都没发生。一位美丽护士却出现了，而且相谈甚欢，使他渐渐萌生恋爱之心，有了不死之想。到最后那个傍晚，甜蜜的女护士表白说，明天就将答应他的求婚。他也再一次告白说，他早已放弃了死的愿望，从此可以过全新的生活了……他在兴奋和等待中沉沉睡去。凌晨时分，“愉快死亡俱乐部”主任出现在他身边，果敢地为这位已深度麻痹的甜蜜男人，做了安乐死。在愉快与期待中，他带着幸福与希望，不知不觉死去了——俱乐部发言人说：本俱乐部遵守了最人性化的服务，密切关注来宾精

神状态，目的就是，让来宾死得好，死得妙，死得毫不知晓，死时怀有最甜蜜的憧憬，协助来宾能够在幸福满意中，不清不楚死去——这是一部日本小说的内容。

愉快中突然地死，其实是不堪的，记得一例：

电业人员在崇山峻岭架设电缆，当日工作是：布线量绵延数公里，每座山头竖起了电缆铁架，缆线已全部悬挂于每座铁架间，垂落于每个山坳里，只等给出信号，远山之外的大马力卷扬机发动，同一时间拉升电缆到一定的高度，工程就告完成。

在没有无线通讯的年代，这是个难忘的上午，各座山头都站有观察员，手执红旗——卷拉电缆的命令，由远方终端的总指挥发布，只需第一人举旗，附近山头便可见到，于是依次举旗，山山举旗，如此一直传递到终点。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了，总指挥一声号令，红旗一举，沿线的红旗，次第举起，大马力卷扬机发动，快速牵拉整条电缆。

没想到的是，总指挥“拉缆”命令之时，沿线某观察员却没察觉到就在脚下的深邃山坳里，有一青年走动，那是个眉清目秀的城市青年，口里背诵惠特曼的诗句，山风吹拂他乌亮的头发，双手牵拉直落山下的电缆上，独自往上攀登。他是一小学教员，刚来此地就职，喜爱山峦，赞叹自然的魅力，他想尽早瞭望山顶的风景，四面都是浓密的植物，根本看不清上方情况，山顶的信号员也看不到他。时辰一到，各山头小红旗高举，如烽火台发出连锁信号，数十里之外卷扬机同时发动马达，滑轮飞快牵引电缆；而那位青年却独自在青山绿影间愉快呼吸，逐渐向上攀缘，小鸟鸣啭，引发他胸中的诗情，步换景移之中，掌中的缆线忽然猛地上升，他下意识紧抓十指，整个身体就被提升到了半空——刹那间松手还来得及，但一种本能的犹豫或选择，他十指紧攥，电缆三秒上升一个高度，也就是在瞬间，

他已悬吊于电缆上。是生还是死，是放手或紧握，即刻也就是飞升十层楼的高度，四十秒，他已高吊于一百八十米上空。到此刻，信号员才发觉缆上有人，摇旗呐喊，可惜这种特别的旗语，没经事先的约定，更没有步话设备报警的敏捷——其实即便终端发现情况，立刻按下闸刀，倒车放线，时间仍是不够的——信号员眼看着青年双手悬吊高空，四周的群峦依然壮观美好，而他变为喊叫嘶吼，为双臂紧吊的沉重感而痛哭，终于大叫一声，他掉下了山坳。

记得是1976年，我的朋友，北方小车站的某卸煤工来信告诉我，某夜他启开一节车皮，在布满寒霜的煤堆上，发现了非法搭车者，男女老小共六口人，以及一家子的锅碗瓢盆、被褥细软。全家六人紧抱一处，冻得铁硬。

这些盲流人员，估计是在山东、河北某小站扒的车，东北地区一直是历史上“闯关东”终点站——有个兴安岭老伐木工说，不论民国初年、康德年，还是现下，山中如发现一小块林间空地，有独户小房，近旁有零星开垦田，鸡狗若干，那就是历史传统“闯关东”的终点站了。这种谋生方式，持续两百年了吧，离群索居，无邻无朋，也许新到，也许已住好久了，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三年前林彪飞机失事……

这个隆冬的深夜，铁路煤场的卸货因此稍受影响。卸煤这一行业，一人一把大板锹劳动，每夜个人指标是二十吨的量，在冬季车皮中发现冻死鬼，不算少见，但这次人数最多，而且是一家子。工人们只能确信，这些人在冻死之前，都已昏迷，根本不会觉得苦、觉得冷，浑身甚至会阵阵发热——冻死在雪地的酒鬼，经常就是脱得光光的。但这一回，六人都穿戴很多，抱得很紧，是关内百姓恐惧东北的寒冷吧。唉，他们最大的失误，一定以为

这是慢班货车、煤车，自然是呼呼喘气开开停停，一个小站一个小站地临时停车。铁路段都这样，经常要加水加煤，换司机，换“小烧”，扒车人就此可以下车活动，暖一暖身子。没有料到，铁路上常也有临时的特快，在某一个时间段，货车也会两天一夜走完全程，一刻不停留——在无穷无尽的寒风和雪花中，在铿锵的车轮与均匀摇晃里，人蜷缩在一起，根本无法跳车，只能随车一直奔向遥远的北方，奔向梦中的死亡，日夜置身于飞驰不止的露天货车上，气温达到零下五十度，甚至更低。

老幼六口人冻在一起，一个巨大的纠结的尸团，在零下三十度严寒中，根本无法分开，体量极沉重，形状不规则，难以从车皮两侧的活门牵扯出来，最后是用车辆段的活动吊，小心卸下，摆放在一辆铁路平板电瓶车上运走了。按如今人道的设想，必先运送到一间有暖气的环境里慢慢融化开；当年的处理应该更简单，一般农民外出，身上不会带有公社介绍信，全国百姓都没有身份证，那时的公安无法做联网公告以求尸源，一般鉴定以后，也就是掩埋了。

这一夜，装卸工朋友们调了工作，改去另一道岔，卸下成吨的冻秋梨，这是东北主要的年货，梨子又小又黑，冻成一筐筐石头，咔咔作响，硬如铁蛋。

“大炼钢铁”年代，大小钢铁厂都愿意“高产报喜”——当时流行的一种虚报语言，也叫“放火箭”“放卫星”“向国庆献礼”等。某铁厂制作发明了一种大容量的铁包，炼出的铁水注入这大铁包，由天吊运到浇铸车间一次浇注，可以“多、快、好、省”出许多倍的效率，但是这个铁包有暗病，某一次吊经车间上空，忽然就倒扣下来，全包通红的铁水，倾倒在—青年人头顶，烟雾消散后——其实只有一秒不到的时间，青年就不见了，车间中

央出现了涅槃，一堆滚烫冒烟、逐渐黯淡凝固的铁水，大量消防水枪射向它，最后形成一整块几吨重的深沉黑铁，自然火成岩模样。

厂里所有人员，个个傻眼，不知如何面对它、面对死者家属。一般通情达理的解释就是，这位好青年为“祖国的钢铁事业献身”，工厂内部开了“处置遗物”现场会，某炉前工强调了铁水的高温，认为该青年死得毫不痛苦，也来不及痛苦，不用一秒，他就变成了蒸汽，闪电一般死了。另一位技术员解释，在物理意义上，青年人早已挥发殆尽，眼前依旧是一整块“支援国家建设”纯粹好生铁，内里已没有丝毫的人体成分了。

然而家属的态度，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弹，坚决要求保存这件巨大铁块，双方长时间协调无果，厂长只得同意暂存它，但它那么沉重，那么大的体积，作为家属也根本没地方接回停放，车间会议最后决定，把它运到工厂的后院，算是青年工人临时的坟墓。很多年过去了，换了历任厂领导，大家已不记得车间后院有这么一块巨大的、不长一根草的生锈铁块，只有家属有时来哭它……再是很多年过去了，这家钢铁厂应该是买断了工人们工龄，厂子都已经改房地产了，不知这巨大铁块的最终命运如何。

（一位作家好友来信说，忍不住把这节“钢铁坟墓”写成一篇小说发表了……这让我想到了体裁和篇幅的意义，表现一种短暂的瞬间，哪个样式才更合适？我并不明白。）

“红革”水泥厂，有巨大球磨机数座，单机为一种直径四到五米，钢质横卧状圆桶构成，桶侧有进料口，加入数十吨的石灰石料、千百颗十公斤大的钢球，盖上坦克舱样式的密封钢盖，启动机器，整个桶身缓慢滚动，依靠内部钢球的相互击打，将石灰石缓慢粉碎，研磨为半成品的粉末，然后入窑烧成水泥。

某日，某青年工人（又是青年）进入球磨机内检修，他忘记挂出告示牌，另一工人不经检查，没有喊话，关闭了钢门，开动机器。肉体与石头，就这样关在缓慢旋转的钢桶内，在不露痕迹的内部击打中，混为一体，人与岩石最终碾磨成均匀的细粉。事后，只在烧成的水泥里，化验出了细微的金属物质，即青年人的铝质皮带扣或鞋钉遗留的金属元素。同上，厂方无法将体积更为巨大的几十吨水泥，做一座巨大的坟墓，而且这个批次的石灰石粉末，也已按正常工序送进电窑，焙烧成优质425号硅酸盐水泥了，鉴于这种高温的烧结过程与火化处理尸体的方式一样，厂方与家属经过无数次事故协调，家属终于同意，取走与骨灰重量差不多的部分，其余都被用于某一建筑项目上了。

以上两位当事人之死，已没有“愉快”一说，按照案发的情状想象，地狱也不过如此。芥川龙之介写到地狱，“血池”里被煎熬的犍陀多，之后被天国之佛偶然发觉，念他在凡界不踩踏蚂蚁、常行善事，佛就放下一根蛛丝救他，天国池水下面是十八层地狱，蜘蛛丝顺雪肤冰肌的荷花钓下去，就有麻绳粗细；犍陀多抓紧了努力攀缘，但此刻，同是在血池里的无数鬼魅，同样是顺蛛丝往上爬，犍陀多担心蛛丝会断，咒他们滚开，一语既出，蛛丝断了，他只能重落血池中——芥氏写道：“在佛足周围，玉石般洁白无瑕的荷花，浮起莫可名状的清香，极乐净土，大概已近正午了。”

读一位“有鬼论者”小说稿，全文细写某人在中心医院白日撞鬼的经过——作者与鬼怪总有牵扯，屡遭麻烦，小说结尾，讲他经过了省中心医院走廊，很晦气碰到一接尸车，他立刻躲入附近电梯，多次按钮，梯门纹丝不动，他意识到有鬼挡门，惶恐犹豫之间，电梯的超重铃声忽然嘟嘟嘟叫个不停，让他感觉，鬼怪已聚集电梯，他已被鬼所围，于是大骇，

夺门狂奔出去……

愉快轻松的鬼叙事，只是《何典》的江南鬼话，讲鬼家、鬼兄弟、鬼男女、鬼情事，名称繁多：活鬼、饿杀鬼、牵钻鬼、臭鬼、扛丧鬼、雌鬼、形容鬼、六事鬼、色鬼、轻脚鬼、豆腐羹饭鬼、谗谤鬼……这细致的统计精神，曾被鲁迅称道。

人生最重大的结局应该不是鬼，古人说死比天大，但是日常流行剧或网络语言里，却是轻松随便出现“去死吧！”的对白。

上海的普通家常女人，完全不是一般附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月份牌、四十年代摩登旗袍形象，只弥漫真实人间的烟火，她们喜欢“死人”“死腔”的口头禅，凭声气的强弱软硬，判断是表示了愉快，还是愤怒。

沪语“屈死”一词，也是以前上海妇人常用语，开心、发嗲、扭捏、亲密时刻，前置一个“阿”字——称呼对方（大多为男子）“阿屈死”，更能表达一种柔情与怜爱，这与北方“打是亲骂是爱”、北方女子说的“死鬼”相似，爱恨交织，随意顺口。只是沪语版这三项的语气，如果音调忽然转为尖厉，即“吵相骂”最有力的武器。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普通女子，公共场合厉声相骂对方“死人”“死腔”“瘟生”“屈死”，后一句的态度，更有某种不屑——巴望对方速死，必是委屈中的死，极不安、极其潦倒不堪的死。“死有余辜”——沪语“口眼不闭”，即“死不瞑目”，“死”理该夹带更多遗憾才好。

最接地气也最丧气的是沪剧通俗经典，童养媳角色“阿必大”，一个可怜上海小女子，她永是在公开场合，面对广大沪剧观众，被其恶婆婆无穷无尽当台辱骂，婆婆一口浦东本地话，屡斥她“死人”“死棺材”“死货色”“死不临盆”。

民间粗口，诅咒他人尽快死掉的条目，上海冷酷而充足：“死货色”“死赤佬”“寻死”“黄

浦江没盖头”“浮尸”“烂浮尸”“快去跳黄浦”“去铁板新村（火葬场）”……浦东方言中，爱恨交织使“棺材”两字出现率高，“小棺材”“脱底棺材”“死棺材”“长棺材”“矮棺材”“戛棺材”“辣棺材”“寿（蠢）棺材”……东北话关于棺材，只有“棺材瓢子”一例——棺材等于瓢，居中尸首即瓢——一般形容病入膏肓的样貌，药石无灵的状态，等于上海旧版语言：“死坯！”死是一种已定型的坯件，一种直接指向、直接诅咒——五十年代大陆内部出版的小说，着意丑化蒋介石的《金陵春梦》《侍卫官日记》中，老蒋常挂嘴边“娘死匹”之“死匹”，可能是“死坯”的转音，这句强有力的沪语，大约是从浙江宁波方面传入的。

值得安慰的是，任何地域的方言，都是依靠肉体存在与消亡的。方言的鲜活生命，总在分化与流变，因此上述的恶语在上海“70后”“80后”的人群里，基本不再被使用，只在一个议论股票的场合，我听某小青年滑出一句上一辈的老话：“自家寻棺材困（自找倒霉）。”

他当时卧在车中，看到了高速路上方出现“上海”字样，忽然感觉司机连续变道，最后的瞬间，司机大幅度拉了方向，他所在的副驾驶位置迎面就撞上了卡车，车窗立刻被削平。

所幸他当时放低座椅小睡，也没系保险带，前方卡车的后尾直接铲掉了他面前的窗、车盖，擦着他头皮过去，他的前额掀开一个大口，血顺着后颈涌流，流到后背、后腰，他没发现自己流血，不觉得痛，他从车里挣扎爬出，立刻听到了刺耳的警报声。

几乎是同时，他竟然被几个蓝衣人紧紧扶起——在撞车后六十秒，他眼前居然出现了专业急救医务人员，三分钟内，他就被抬上了救护车，真是难以想象——也就是说，在飞驰的车流中，在流动的几千几万辆的车河中，有一辆回沪的救护车，一直紧紧尾随他的车，不依不舍，紧跟在后，有如保镖跟班——世上就有如此巧事！因此车祸既出，他立刻被救